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二)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刻本

一

樸巢詩集八卷續集一卷

〔明〕祝祺撰
清初刻本

四三七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一)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五二一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二)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

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序

明末忠烈紀實序

吾閱歷世變既久嘗以爲史家之言不足盡信則庶幾野史猶有直道存焉今之爲史者大抵取人家傳及郡邑志書爲據此至不足據者也自喪亂以來死者多矣然而其死其生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從容自盡既貸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者皆一以家傳志書爲據豈盡得其實哉則真能死者或反泯沒無傳傳之亦不能詳且善蓋由其間文集卷十二序

卷十二序

一

人素無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爲文章足以爲之傳也其傳之詳且善者類必其子弟有氣力能表揚其親而門生賓客多有文筆復爲過情之褒因而失其實者比比後之史家但據其所傳之文爲之紀載毋怪乎實之不傳而傳者之未必實也吾蓋以今之家傳志書而逆知後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諸傳聞既無情賄之弊亦無恩怨之私徒率其公直無所忌諱故其言當可信也然其人大抵草茅孤憤之士見聞渺淺又不能遠達事體察其情僞有聞悉紀往往至于失實集數家之言大有徑庭

則野史亦多不足信者若是則古今書籍之所傳其可信者有幾乎夫欲信其書必先信其言之所自來與夫傳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親戚知交有意爲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諒無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輕聽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韓退之讀李翰所爲張巡傳以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恨及聞張籍述于嵩所言遂據之因詳書巡遠及南霽雲事于傳後已記嵩始末而終以張籍云則以言之所自來與傳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昌黎不敢作史卽此見其慎重史事亦卽此可以爲後世野史之法矣吾友徐子果亭爲死難實紀一編蓋得是義焉徐子于先朝死事者自崇禎二年以來廣搜紀錄一無避忌其中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或有僅存其名而年月未詳本末不載于是遍詢海內親知灼見之士識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審之又審然後據實以書猶恐不核也乃彷彿編年之體書某年因某事某死其死之情事歷歷有聞于世者則爲小傳以紀之如列傳焉至有傳聞異辭事涉可疑者亦不忍竟沒別爲存疑附諸傳後以俟後之人有如于嵩者更出其說以相訂也其肆力可謂勤

田間文集

卷十二序

二

用心可謂厚矣夫徐子史官也其才史才也日接四方知名有道之士所見所聞皆史料也而矜慎如此史法也以實紀名編亦惟期其信而已然則異時有修史者取據野史當必以徐子實紀爲定本則庶乎成一代之信史哉

爭光集序

嚶城陸聖王先生篤信好學士也輯明季以來諸君子死事實蹟彙爲一編曰爭光集蓋自萬曆末疆場不戒至天啓間人竊政內外諸臣死邊事死閹禍者具載于前及其後兵戎相尋逆寇滔天以遂有甲申之變凡廷田間文集 卷十二 三

臣死國難名著史冊者皆一一考詳而紀錄焉南渡再覆而閩而越而粵而滇其爲國家致命殉節者指不勝屈而有傳有不傳先生懼其不傳者之終以泯沒也于是廣搜博採多方哀集欲使與諸前死者並傳其用心亦良厚矣曰爭光集者蓋本太史公稱屈原之志與日月爭光以爲名也管子曰凡物之精上見光而下爲土是故光也者精之上見者也其在於人精者誠之爲也光也者誠之不可掩也而有掩焉者謂之幽光是不可以不闢也嗚呼喪亂以來死而不傳者多矣其傳者未必盡可信也以不可信者而與可信者一例並載後有

識者將併可信者疑之即不之疑而使烈烈而死與求生不得而死者樂稱忠義雜明珠於魚目其光猶之幽也故吾謂此事必且需之歲時博訪四方親知灼見之士其言之足信者而又審焉然後載之於書壬戌之秋先生自吳門寓書田間屬序於予予以此復之今年春至都門遇先生則又勤以爲請出其集覽之則皆采輯舊聞詢諸遺老亦或有得自道路之口者或一人而數見或一事而異詞兼收並載不敢擅易一字慮失真焉不敢以已意去取寧存疑焉故其書卷帙繁複蓋惟恐有一事之偶遺一人之失傳也先生今年七十一矣耳田間文集 卷十二 四

重聽少與人言獨手自鈔書嘗暑夜篝燈盡數鼓揮汗拊蚊血盈掌猶鈔不輟如此編皆出自手錄者也易曰修詞立其誠世未有不誠而其事足傳亦未有不誠而其言能傳其事者如先生用志可謂誠矣同時有徐果亭太史著有死難紀實寧過于核先生則加詳焉蓋一主于紀實一主于闡幽命名不同其所以爲誠一也二書當並傳後有史家取據於斯二者亦可以爲一代之信史矣

齊蓉川先生集序

同里齊子山梓其四世祖蓉川先生遺集以示予使爲

之序予伏而讀之作而歎曰甚矣夫言語之不可以已也
也以公之生平大節卓然千古而史傳失載使非遺集
具存易世而後誰復有知之者卽子孫欲爲之表章亦
將何所據以取信於後乎今讀公書疏及諸同時贈公
言者述公出處本末歷歷可見公真不朽矣公在武宗
朝爲給事中其時何時也而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
民生之利病主術之邪正賢奸之進退宗社之安危無
不侃侃敷陳明白曉暢迄今誦之其一往任事之勇氣
儼然猶生也至于諫止南巡以消逆藩巨測之謀請遵
舊制以正李士實諸奸之罪發鎮守畢真等妄行奏保
田間文集 卷一 二 序 五

之欺引繩批根情罪畢得因使宸濠膽破密計未定猝
爾稱兵以致旋起旋滅公之功在社稷不小矣宸濠既
敗諸奸導上南征思奪王文成之功且重加誣譏爲濠
報仇賴公疏力爭計不行又欲冒濫功賞公職在紀功
不少假借又娶乘輿久駐南都以圖便其奸私公力請
回鑾此數事皆當時必不可言而亦人所必不敢言
者而公獨言之嗚呼言非難當其時之爲難也是以論
人者必論世也公同時都諫汪公玄錫曰車駕南巡由
宸濠在江南造龍艘百戰搖動四方邀上南幸圖爲不
軌諸奸慝患之意不可回公與其同官諸君子倡言留

駕畏禍者爭目公狂公大呼曰今日不以死諫而行必
墮賊臣之計異日吾輩雖寸磔不足以塞責率同官伏
闕號哭不起臺臣某等繼之伏闕累日人益衆諫疏凡
數十上上怒挫之死者十數人公自分一死會死者多
上意回得免駕亦暫止迨後駐蹕南都公疏請還宮上
素知公直不便已舍之江干不許入城作回鑾賦以自
遣諸將奪江西守臣功少司馬王憲以上意趣公造冊
公不可遲回者一年江彬張忠等迫問之對曰不紀江
西守臣功而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後世某願視職得
罪此冊不可造也彬等詰諸上上曰此給事中言論汝

罪由是卒聽公議當是時江彬李忠之怙寵作威不下
逆瑾寧不足以死公而上能容之固非公所料也世廟
初公既被謫由丞而令而南曹已以僉事備兵寧夏值
關內荒旱公入關見百姓皆食蓬子隨取所食封以獻
爲進蓬子疏因陳遠人疾苦併言國家有大可憂之事
三廟謨有漢可惜之辭四皆漢犯時忌者公言之無諱
疏上不報亦不之罪有謂公意甚切直而上不忤者由
辭氣婉美如陸宣公奏議懇惻動人故不重得罪也夫
公亦自竭其忠耳其極言而不忤上猶之處武宗之朝
而獨見容皆未嘗計及也公在寧夏經略邊城前後數

載觀寧夏制撫諸公疏及公所著朔方諸關門記勞績歷歷可觀終明之世屹然特爲金湯而公竟用左遷以去吾嘗怪公之去國不去于羣邪醜正之目而去于銓宰持公之時以武宗之昏惑左右側目而能見容以世廟之明斷大臣力薦而不見用豈非天哉天固欲公以敢言弭東南之亂以賢勞固西北之圍一官之升沉天固不爲公計公亦不以是望諸天也公有詩文名開吾鄉風氣之始文絕去枝蔓直據所欲言詩有氣力精思往往造詣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無所依附卽立朝之風裁凜然於此見之矣茲不具稱但述其平生之

田間文集

卷十二

七

大節與言語之有關係治道者而爲之序以應齊子之命

闕里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於孔子故所居之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殿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虐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渙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

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闕里之稱遂云天地竝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父如地無不母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文章無在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官閭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鏞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其誌大抵以紀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人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在譜牒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竝載焉昔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八

漢章帝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賜賚甚厚謂郎中孔僖曰今日之會于卿宗有光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陛下親屈萬乘屏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之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尊奉聖人加恩孔氏非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闕里之有誌書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爲斯道者誌也李文正曰士大夫入聖人之鄉觀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因以想像其形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尊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蓋幸詞也

而今草茅孤賤之士不幸生于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
官牆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
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
除而禽鳥之不棲也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
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典籍宋君長慶稽古士也痛舊
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及其不經擇其言尤雅
馴者輯成二十卷以示子詳而核博而要實賓乎亦既
贊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
能至者嚮往之心君之有功于斯道爲不渺矣

日聞文集

卷十二序

九

證治大還序

昔范文正謂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謂是二者皆
可以救世爲仁人之事也夫世逐人而救之所救幾何
是故變理陰陽者宰相之職也陰陽和斯羣生茂育風
俗淳龐凶疫天瘡之害不生此其道通于醫而孫思邈
曰不明陰陽不可爲醫于是有五運六氣之辨有補泄
制化之宜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相與醫其之矣然而良相良醫皆不世出之人使
其道法精義不著之於書而傳之於後則其救世之心
亦祇及其世而止左氏傳醫和謂趙孟曰上醫醫國其

次醫人而其書不傳後之國與人將何賴焉吾嘗讀素
問靈樞諸經研極陰陽之妙至精至神其理一本大易
文字離奇自是周秦間人與莊子同時而隱其名託之
於岐伯鬼臾區意必聖人之徒通陰陽之故抱燮理之
才不得行其道於世而發其救世之心於此一書知世
不可以相救而猶可以醫救是真仁人而隱者也自倉
扁以來皆習此書著述益盛然或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讀其書者又或守其成說未能變通而神明之至
於救世之方用之足以害世亦猶王介甫之以周禮課
宋世之天下也可不畏哉金壇王太史宇泰先生著有

日聞文集

卷十二序

十

證治準繩輯諸家之大全分爲五科曰脈曰因曰病曰
證曰治脈察諸未形者也治則其方也明是五者而醫
之事備矣而獨名爲證治者以其言是二者獨詳且使
世之不知病不察脈者皆可卽證以求治也特其篇卷
浩漾初學之輩未易觀覽且窮陬下邑無力購求至沒
世不得一觀雲間陳子山農憫世醫之惘惘於是五法
也於是撮其最精補其未及因爲證治大還以明其書
之所載者精之又精猶九轉之丹真足起死而還生也
宇泰自言其於醫有天性焉山農詞壇名士也今悉棄
去顧獨好醫雖亦由天性乎要其自命不小與宇泰皆

以文正公之志爲志者也此書山行世必廣使學者
人得挾一冊以救世較宇泰救世之心其效更弘遠矣

救荒策序

吾嘗讀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此蓋春夏之時出陳易新以助農夫之耕耘使無失
時云爾也宋謝靈運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於天
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於君制民之道取民常少予民
常多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
人欲散得其道也由是言之三代以前歲有荒而民無
荒賑荒之策亦可不必講矣然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

日聞文集

卷十二

上

民有遺人委積以待施舍抑何慮之周詳而備之早乎
周易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其父曰
益之用凶事告公用圭古者用鎮圭徵守以卹凶荒卽
賑荒之事矣至後世往往以爲故事每荒歲郡邑有司
以聞諸大吏大吏迫而代爲之請幸而得請不足以救
萬分之一而文移往復動需時月其民之轉死於溝壑
者久矣若漢汲長孺之矯詔發粟宋范堯夫不待奏請
而先發後聞者幾人哉國家不幸卒遇兵荒之變君與
民交受其害惟郡邑吏獨以之爲利上獨賦則賦先已
入有司之橐而多方消算一一皆有其名其誰得而問

之上賑荒則胥吏因緣作奸谿壑既厭餘以飽其親厚
及強禦者而已其及於饑民者幾何是朝廷之德意雖
宣終不能下逮也然則國家雖有委積卽如隋之長平
後世之預備名以爲民直留爲軍國之經費以佐不時
之需可耳而欲以救民之荒是猶請龍師致雨以救焚
而望神犀分水以拯溺也於是仁人君子不得已而仿
長孫平之義倉朱晦菴社倉之法以民賑民自爲輸積
出納自使不領諸官如陳子此書所謂上不能救而民
自救之也夫陳子旣已小試其道於敢爾邑而著有成
效今又廣其議而爲將荒臨荒荒後三策又爲食草木

日聞文集

卷十二

上

法以濟穀食之所不足又輯古今救荒因果以勸諭義
民之輸穀者法可謂至密而心可謂極苦矣而吾猶有
說焉夫積穀於官此有司之事也積穀於民民自爲政
非有司之事也然其中賞罰條例不稟諸有司無以定
畫一之式民不信不從有司而不良則其不信不從也
益甚晚近世貪穢存心何所不至或歲比豐登積儲不
動則墨者耽耽視之矣稱貸那移其能拒之乎甚者使
民不敢爲義彼且按籍指輸多者爲厚藏卽異時有事
奇貨居之矣若是則富民之輸者益寡而陳子之議格
矣若行陳子之議吾謂必得廉能者實心任事而又能

因時制宜以通法之所窮如是雖有荒歲而無荒民如詩所云自古有年可也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之說原諸大易夫大易亦言其理而已然天下未
有有其理而無其事者也理之感而通者謂之應事之
感而應者謂之報報應之說儒者置而不道而大傳曰
因戒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天下之動貞夫一天
下之報則諸貳貞夫一者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惟
貳則得失分矣得失之報則吉凶是也故報者自其有
所分別而言之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文言曰

田間文集

卷十二序

七

積善之家必之餘慶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此之言應
非即報乎春秋二百四十年福善禍淫之報亦既彰彰
明鑒矣感應篇之所載亦猶是也莊生曰造物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不惟人不得而知即已亦
不得而知故造物亦以其不自知者報之此其故甚微
固未易一二爲庸衆人道也若夫庸衆人所共知而其
信者則莫著於是書矣吾嘗讀是書而知太上所以溥
於輔先王之治法也夫先王治天下之法所恃者賞善
罰惡而已然世固有爲善而不賞爲惡而不刑者則法
之有所不能及也且法可以行諸顯明而不能責諸幽

隱是故法立而公迄日滑巧僞口滋爲善者益怠而爲
惡者益競古稱太上者無爲而治夫無爲者不以我治
民而以民治民其治也不任我法之刑賞而任民心之
自刑自賞蓋以我刑之而懲賞之而勸不如民之自爲
勸懲者切也是故今世之遵王制而從善去惡未若信
是書而爲之從善去惡者衆矣三韓某公官池陽十餘
年出建德令遷本郡別駕以至今二千石其治薄刑威
而崇德教百姓化之蓋得於此書之力居多公奉持既
久其屬吏貴池令劉君豫東重爲梓行頒布務令窮陬
僻壤人人得見是書家誦戶習以盡革其頑心則爲之
田間文集

卷十二序

七

文昌化書序

文昌本北斗斗口六星名或云即奎璧二宿所謂文章
司命是也而世相傳周代張仲子降生梓潼廟食於蜀
專判士大夫祿位升沉之事累朝封號遂有文昌帝君
之稱蓋即文昌星精下降爲神如詩所云維嶽降神類
也化書者蓋帝君自述其九十七化或治幽或治明所
爲福善禍淫之諸事蹟使士大夫知所觀感也其大指
不出於遏惡揚善而尤以忠孝仁義爲本與儒者經籍

所稱無以異焉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
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
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於戲惟其爲士大夫故
行之功德如此其厚真位由此其證也蓋士大夫權足
以福世禍世其善之所被者大惡之所及者亦遠非若
匹夫匹婦之爲禍爲福僅及乎一人一事而已彼司命
者安能盡天下之人皆受福而辭禍哉亦惟於士大夫
得其人則天下後世之禍福皆自此人而操之矣是故
司命之許人爲士大夫甚不易也貴池劉侯旣爲郡伯
梓感應篇頒行六邑以勸戒六邑之匹婦匹夫復梓行
日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五

周易結言序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之說解者以喻小人君子以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夫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
容有贏誦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
抑陰何也聖人淡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
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

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
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卽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
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疎君子之
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
制疎母怪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夫以五陽決一陰
其詞曰剛決柔也剝以五陰剝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
夫決者乎號變者默奪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
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
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
主於庇陽以是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六

事非坤之事也傳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將使世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方得之而不言焉吾故曰仲芳之學在乾而行在坤吾觀其藏身之固而知其行察其緒言之肯而知其學矣

通雅序

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有祕書不以示人問檢而覽之則皆所手鈔成帙凡生平父師所誥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生平手不釋卷窮管處指爲之願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田間文集

卷一二序

七

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其無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宜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詁釋之煩點畫之細世自有竄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卽好爲之吾與方伎游卽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各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澆求其故也以至於題牆敗壁之上有

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既悉矣

而後釋然於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揆索而供其載記吾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多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弃而昔日之祕藏也既久祕而不章今又弃焉且天下聞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惘啓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莊子稱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糠粃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田間文集

卷十二序

八

陶鑄者廣矣

重刻昌谷集註序

姚子註昌谷集成子既爲序之梓諸吳門矣至是姚子官建寧建寧人以重刻請乃更加較訂批點視昔尤詳而再屬序於子子時客雙峰註南華七篇初成也作而歎曰甚矣註書之難難於著書也著書者欲自成一家言耳其有言也已爲政註書者已無心而一以作者之心爲心其有言也役焉而已故曰著書者無人註書者無我然自孔子繫辭以來如郭象之註莊王輔嗣之註易旁通發揮往往出於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嘗不用我

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惟言之是尊毋敢略出已見疑者闕之未詳者置之惟通其章句而已是訓詁之學也是以無我之弊流爲訓詁吾之於莊不知其有我不耶吾以莊子縱恣自喜不欲讀者之遠得其端倪吾惟緣督以爲經而脈分縷貫猶是章句之學也莊子亦既井井然受條理矣彼世之註者或多玄解夫莫玄於莊子矣而又玄焉是以水益水耳何解之爲其皆郭象爲之囑矢乎吾註莊又不若姚子之註昌谷姚子謂古今人之詩未有不本諸忠愛者也杜少陵每吟不忘君父干田園文集

卷十二序

七

古宗之昌谷詩好險僻其思幻怪不經世有辭之者謂曰鬼才鬼才耳而姚子以爲忠愛存焉爲之引據史文論其世而考其時其憂時憫俗惓惓宗國之志一篇三致意云夫姚子非癖昌谷也姚子之意蓋以見古人之稱詩雖險僻如昌谷其大指固無以異於少陵也蓋欲以忠愛榮天下之詩教也姚子未通籍時其命意於詩已如此況今委質而出仕乎毋怪乎再從制勳氏之請以申其教於天下也同時有陳子二如因而爲少陵詩註陳子之於少陵姚子之於昌谷皆似有夙因焉凡詩爲人所不經意者二子以爲必有意也卽少陵昌谷或

未必用意自二子言之亦似其果有意也二子之註不必無我亦深信我之意卽作者之意而已

莊屈合註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稽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經者更爲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爲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爲道術居然六經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猶未離乎卜筮之事也然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

日園文集

卷十二序

七

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爲宗而詆仁義斥禮樂皆要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遵其跡者未能得其意泥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爲治之適以亂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爲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譏見疎憂君念國發而爲詞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豈其然乎則以莊纘易以屈纘詩從而詰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

揮而謂之詰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
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釋義使
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
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
矩繩墨之外而皆為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為固
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
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子高也曰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又曰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曷之以莫若為致命夫莊
屈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詰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
二義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田間文集卷第十三

序

求是堂集序

士大夫當變易之時而能全其身以不失其節者漢管幼安晉陶元亮尚已然幼安自浮海西還杜門閉口所居一木樹著際處皆穿事良苦若元亮棲隱栗里與劉遺民周續之輩數相過從吟詠酣醉以終其身固甚適也幼安不幸而與華歆友為歆所推薦以太尉讓力辭乃免故其時不得不苦而元亮故人顏延之相見語不及時事唯送酒錢以資其觴咏耳未有強元亮出者而田間文集卷十三序

卷十三序

一

人之節甘苦不同亦所遇為之也吾謂能為幼安乃能為元亮文燈巖先生與元亮生同里其生平出處亦略同元亮居官前後不滿七載考諸詩以庚子前一歲作鎮軍參軍而歸去來辭作於乙巳十一月可証也先生以甲戌登第丁丑授嘉興司李癸未擢司銓未任甲申國變遂不仕前後亦不過七載則其居官之日同也元亮生乙丑至乙巳解組年纔四十一歲先生以甲辰生甲申歸隱亦四十一歲其去官之年亦同也元亮當禪代之時先生亦值改革之際而皆在去官之後其遭際又同也嘗見先生報招撫書有云某苗裔何人文宋瑞

也鄉里何人陶元亮也既不能死何忍言仕又云僕病且瀕死於鬼死於法一也何難置栗里一子為江南充隱乎同時又報直指書云某不遠死者垂白之母在堂城破家亡母從千死萬死中出不忍舍之而徇吾君地下耳即此數書其情之危苦語之迫切殆有甚於幼安者迨事定後而始能為元亮之所為可謂無媿於元亮者矣而或曰元亮不妄交接白衣送酒與刺史相遇離落間耳簞輿竹杖游好不出其鄉先生足跡半海內當事式其盛者應酬不絕元亮歸田後自飲酒咏懷外無詩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外無文先生著書等身凡四

田間文集

卷十三序

二

方執費而求者無不應願者要之亦無不予文太侈矣先生殆不及元亮噫難言矣元亮本無用世之志委懷自任寄傲詩酒間莊子所謂散人耳即不因斗米折腰以去亦豈能有關於當時哉故元亮隱而世不之忌先生負一時人望素為君子所觀型而為小人所側目者世豈能忘先生先生亦豈能忘世乎自變亂以來士大夫以節義致誅滅者江右為甚先生日在風波震撼之中而卒以不死則應酬文字或亦有力焉先生不云乎垂白之母在堂未能遽死蓋亦有不得已於斯者也吾論先生之文不名一家因勢立體雜出於漢魏唐宋之

聞至於考核辨論尤其所長而先生爲文之心則於其
文之雜然應酬者見之夫其文固慷慨激烈犯當時
之忌諱而不顧者不然則廣川曲喻汜濫於古今事物
之與天人之故旁援釋老之書下及稗官野史迂其義
艱澁其詞以寄其所欲言使識者相過於意言之外而
昧者不知也嗚呼苦矣彼世之卡言於先生者既各得
其所然而幸其文之足以傳我也翠然善之於其所不
知者皆以爲文之善也雖有忌諱下之責矣蓋先生以
文妙寄其心而又以雜文妙寄其文莊子謂藏天下於
天下而先生藏文於文文之後也殆先生善藏諸用之
田間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太白餽集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曠絕之才淹雅蘊藉而名不出
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訖於未遑行
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藁而已未嘗
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
帙平生酷好史學自言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
竊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十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

史凡人所略視不省者獨加詳焉人所共以爲然者獨
不謂然蓋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稗官野乘凡事之
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
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
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
所欲言取愉快一時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
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躡及吾鄉
先生脫身渡江窺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
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禦寇之失策援唐
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係
日間文集 卷十三 序 四